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第二辑 抗日战争

战斗在

滹沱河上

李英儒 著

5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(第二辑:抗日战争)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李英儒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斗在滹沱河上/李英儒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6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抗日战争)

ISBN 7-80171-004-5

I.战…

II.李…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447 号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5.75 字数 1637 千字
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 套

ISBN 7-80171-004-5/I·5

定价:100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沿河村像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，无精打采地躺在滹沱河南岸；围村的榆树柳树大部被拦腰锯倒，树枝抛在树根的旁边，树干被拖到村北摆渡口上，搭作军用浮桥；十字街左面合作社的房顶子烧坍了，新白杨木的窗户变成黑炭条，窗户上面的砖墙，熏染上一层黑烟，一看就知道火舌头是从这里吐出的；右侧麻糖铺，烧的剩了孤零零的四堵墙，成年蹲在灶坑炸麻糖的歪嘴连喜，被鬼子挑死了，尸体横躺在铺子的门口，麻糖盒一扇一扇的滚了满地。尸首旁边，有连喜挑麻糖的扁担，上面染了几片殷红的鲜血。被脚印踩乱了的土地上，两只脱落的金牙闪着亮光，纪录着敌人付出的流血代价。合作社对面是抗日完小，学校里歪脖槐树上挂的那口钟——钟是万历年间造的，学校上课、全村开会集合都靠它发号令——连同维系它的树干，一起被刀劈断，砸到学生厕所的尿坑里了。学校围墙上白色大字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，被鬼子涂抹去“日本”添上“八路”两个字，添了下款“大江部队宣”。课堂上的书桌板凳统统搬到操场去了，桌上地下乱扔着鸡骨、鱼刺、大米饭粒子、纸烟头、空罐头盒，还有砸碎了的水壶饭碗。临街的操场边上宰了几头耕牛，好几嘟噜五脏六腑湿漉漉的堆在墙根下，一群青蝇互相挤碰着脑袋在聚大餐；远处一颗被遗弃的黑牛头，倒竖着一双长长的牛角，瞪着褐色而无光的眼睛。街上是无人走动的，老鼠和麻雀都

胆大了，它们上飞下跑一齐出动，赶跑了牛肺脏上面的红头青蝇；然后，它们又唧唧啞啞地互相撕掳。猛然一阵风来，刮的鸡毛飞扬，麻雀受惊地飞到房檐上；风停了，麻雀又唧唧啞啞地飞了下来。沿河村两条长长的交叉的十字大街，静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挂在天空的五月太阳，照耀着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和平农村烧杀蹂躏后的凄惨景象。

到了第五天的下午，大街上才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人四十多岁，大高个，长驴脸，多少有点驼背，走路斯斯文文的；许是为了“扫荡”后第一次走大街的缘故，他神色有些慌张，左顾右盼地像在寻找什么似的。当他发现麻糖铺歪嘴连喜的尸体时，他头发根子直发乍，像谁推着他的身子一样，脚步快的几乎是在向村北跑。

这个人叫吴二爷，是前天夜里同地主张老东偷偷回村的，他们离开家仅仅四五天光景，沿河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

沿河村是冀中安平县远近闻名的模范村，全村三百余户，约有二百家抗属，青壮年绝大部分参了军，前后三次扩军工作，全村青年抗日先锋队总是向邻村青年挑战集体入伍，因此从冀中军区的主力兵团到县大队、区小队，哪一个单位都有这村的干部或战士。这村离敌人据点较远，最近的伍仁桥、流罗离这里也有二十来里地，因为隔了一道滹沱河，敌人除每年照例地在冬季春季“扫荡”一两次外，平时到这里来的不多。有这么好的客观环境，加上村干部工作努力，各样的工作都很好。工会、农会、青抗先、妇教会、民兵、武委会、儿童团、剧团、夜校、识字班各种组织都健全；也正因为这村离敌人远，工作有基础，有一个时期，什么机关都愿在这里住，从冀中军区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到区政府，大大小小的至少平均上十几个机关经常住这里，而且无论哪个机关部队住到这里，他们的全体人员都感到高兴愉快。现在住在这里的却只有一个骑兵团。

七八天以前，县里派来干部，布置立刻坚壁清野准备反“扫荡”。村干部赶紧召开了会议，叫大家藏粮食埋东西，准备打游击。

夜晚村长亲自拿喇叭筒子作了高房广播，全村紧张地动员起来了。吴二爷见到这种情况，心慌意乱没个主意：不信，活像敌人要来；真信，又没见敌人踪影。况且骑兵团的同志们，照常出操、跑步、打篮球、唱歌子，街道扫的干干净净，在树林里，战马一排排地拴起来，没有半点转移模样。他拿不定主意，偷跑到地主老财张老东面前领教去。吴二爷在村里当粮秣先生这两年，也跟着群众斗争过张老东，但他认为斗的有点过火，在他眼里张老东并不太坏，人家经的多见的广，有经验有学识，至少也比普通人能耐的多。他常把村干部的意见和张老东的意见加在一起用二除——做成他的意见。

张老东听了吴二爷的报告，摇着亮顶脑袋，表示绝不可能，说：“春天扫荡过了，夏天麦子没熟，扫个什么劲！”他接着提出伍仁桥据点没抓伏要车，跑安国的大车回来说城里没增加鬼子，劝吴二爷别听村干部那一套，他说：“他们是无事生非，庸人自扰。”吴二爷根据双方情况，心里下了结论：敌人马上来不了。

就在当天夜里，他家住的两个骑兵班，悄悄起来牵着马到连部集合。连部设在他的斜对门——张老东家客厅里，吴二爷不放心，跟到张家去看，见全连鞍马齐备，正要出发。张老东站在客厅里，窗户上透出他摇摇晃晃的大影子，像是坐卧不安的样子。吴二爷先干咳一声，表示打个招呼，随即进客厅去。张老东朝他点点头，吴二爷说：“情况准是很紧，看他们快的……”说到“他们”两字，头向院中一摆。

“打游击嘛！”话音里充满了讽刺和不满，像是故意叫院中同志们听的。吴二爷才要答话，门帘一响，柱子进来了。柱子给张老东扛了十来年长活，跟张老东是叔侄相称的远门当家，他有四十多岁，参加了工会，不大开会也不愿学习，受地主的剥削他懂得，就是不愿正面斗争；对张老东有些惧怕，常想：工人增加工资是上级给订的，我犯不上得罪你，你乍刺，上边就会管教你。

“大叔！家里的人都起来了，东西也收拾好啦，多会走？”柱子

问张老东。

“二青哩？”他反问了一句。

“吃罢晚饭就开会去啦！”

“开会！开会！一年到头光开会。我花钱雇长工，吃着我的饭，干着八路军的活儿，这份冤向哪儿说去。”吴二爷见张老东脸朝他讲话，便说：“这么晚还不回来，二青这孩子，真有些过分。”说完向窗外瞥一眼，看了看院里动静。张老东说：“寿轩！（寿轩是吴二爷的官名）咱们谁也不等，叫你家人去，咱们一块走！”正在这时，骑兵们都出发了，马蹄在大街上咯噔咯噔乱响。老乡们也乱啦，牵驴牛，扛铺盖，背包袱，女人叫，孩子哭，一家人怕失散，嚷嚷着打招呼。张老东又急又怕，大声喊西院的女眷们说：“看你们这股坐折板凳熬干灯的劲，个挨个是痴眉麻搭眼的，都快滚出来。”他回头朝柱子说：“你牵上青骡子，带着驴骡子，驮好被褥，挂好包袱，快快快！”他自己紧了紧腿带，抓起松木拐杖，领头往外走，出门口正碰上吴二爷，两位家长没再说话，就并起肩走。这时队伍已离村很远了，老乡们也大部走完，街上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。

出了村，听见炮直响，张老东碰了一下吴二爷的肩膀：“村里人净朝南和西南跑，不知为什么，依我看，桥上没增兵，北边准没事，咱们过河往北去。”吴二爷说了声“可以”，他们便渡河奔杨家庄方向走。炮声从东北方面传来，张老东等高兴自己选对了道路，加快了脚步由杨家庄向西北方向走。约莫走到枣树营，迎面逃难的人流冲过来，人们跑的又急又快，问也问不出个准确情况，他们不得不转回头往南跑。再返回河岸时，找不到渡口了，两位家长只好狼狼狺狺地领头蹚过河来。过河后，柱子和牲口都瞧不见了。张老东急于赶上柱子，女眷们偏走不快，他一路骂骂咧咧地不住口，不管怎样着急，他们终于落在所有人的后边。东方天色发白的时候，远处晨雾弥蒙中，瞅见一个矮身形的人，用力往回拉牲口，牲口揪着屁股不动；张老东看着像柱子，冒减了声：“是柱子吗？”

“是我，大叔！”柱子累的浑身是汗，两手竭力牵引缰绳，嘴里答话，精力却集中在连嘶叫带踢跳的驴骡子身上，顾不上看他们一眼。张老东憋了满肚子火，赶到跟前，朝牲口屁股上用力抽了一手杖，它才老实了。

“菊花青哩？”

“两个迎生子，谁也不迈沟，你越往前曳，它越往后揪，……”

“别说废话！菊花青骡子哪去啦？”

“刚迈过沟，过来个民兵，嫌它挡道，朝它屁股墩了一枪托，青骡子不是有后惊的毛病吗，夺开缰绳跑啦！”这时柱子才用袖子抹一把汗。

“你真是块废料。快走！”他把手杖一挥，表示不让柱子再说话。大家无言地走了半里地，张老东说：“寿轩！咱们踏地走吧！后面没人啦，道这么明，敌人来娄，准先碰上我们，咱们要替八路挡灾，就冤死啦。”吴二爷点了点头。

踏地走了三几里地，碰到一座坟，四周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，青草深处，不知谁在这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地窖子，他们都坐在地窖子里。张老东数了数连同他儿媳、侄女带柱子六口人，吴二爷家三口，一共九口人；大伙都累的一步也不愿意走了。张老东的脚上早已打了泡，他想：跑到哪儿也不保险，于是他叫柱子站在地窖外边看情况，索性躺下休息一会儿。这时候天已经大明大亮了，野地里很安静，驴骡子磕哧磕哧啃麦苗的声音，催的张老东打起瞌睡，他的两只大铃铛眼闭上，活像反扣上两只大酒盅子。

“大……大叔！快……快点醒醒！敌人来啦！”柱子吓的脸黄口吃了。

张老东从梦里惊醒，探身向外看时，几个伪军业已走到跟前，见里面有人，话也没说就向里走。张老东伸开两臂堵住土窖口。前面伪军揪过他来，重重地打了几枪托，闯到窖里，先搜去他们身上带的钱，然后解开包袱，挑拣了几件好衣物就走了。没过五分

钟，又来一拨伪军，他们翻了半天见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动了火，狠狠地揍了张老东吴二爷他们一顿，然后匆匆地走了。张老东的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站也站不起来。他爬到土窖里，才要消停一下，柱子说：“嘿呀！可要娄命了，敌人的步队马队，遮天盖地，一扑面朝咱们赶来了。”这一下把张老东的魂都吓掉了，再也没有探身外望的勇气。吴二爷双手扶住窖口，吓的浑身打哆嗦，牙齿磕碰的乱响。正没办法时，张老东一抬头，见距他丈数远处，坟山旁边的灌木丛里，爬着一个青石雕刻的乌龟，乌龟背上驮了半截石碑。像发现了救星似的，张老东在地窖里双腿扑通一声朝乌龟跪下。他一招手，所有地窖子的人，都笔直地跪倒。他两眼含着热泪说：“神龟在上，信士弟子张东来（张老东的官名）在下，你保佑我们两家，躲过这场灾难，回头弟子年年香火，重塑金身。”祷告完了，头伏在地上，浑身颤抖个不停。约有半点多钟，柱子偷偷爬出去，向远处瞅了瞅，敌人队伍早跨过他们很远了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大叔！这一回王八爷真显了圣，你们看，敌人走过去啦！”张老东赶紧爬出去，小心地四下里一看，确实是敌人走远了。他伸了伸腰，舒心地出了一口长气，腰间一阵酸疼，他的浓眉一皱脸色一沉，用正经而严肃的态度教训柱子：“不许胡说八道，神龟蛟龙，有圣有灵！”

他们在这个地窖里宿了一夜。第二天傍黑子，柱子从外面打探出了两条消息：一是听到逃难跑回来的人说，日本鬼子这次“扫荡”是拉大网，把所有的军队老百姓都围到石德路，青壮年都捆走了，牲畜财物抢光啦！另一条是听说日本军司令部，在沿河村住了一夜，杀人放火抢东西，沿河村所有烧不尽抢不完的东西也蹒跚透啦！听到这个信，张老东白天夜里睡不着觉，连口凉水都咽不下去，他心疼逃难丢光了的東西，更心疼家里青堂瓦舍的两套宅院，后悔跟八路军一块逃难是上了当，不如压根儿留在家，保住自己的财产。第三天柱子回来说沿河村老百姓，始终没逃完，赵三庆就是没走的其中一个。赵三庆捎来信说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保护

住张老东的房舍财产，但他说这仅能敷衍一时，长久的办法，就得联络敌人；他劝张老东他们赶快回村成立维持会去，并说河北的村庄都维持好啦。这个消息对于张老东，像吸两个烟泡一样，他兴奋了。他想赵三庆事变以前在天津跑合儿，眼界宽，手腕辣，嘴头巧，能应酬各种人，拿他当枪使，对自己完全有好处。他分析这次赵三庆不离开村，一定有点名堂；后来，他想不管有啥名堂，保住财产性命顶要紧，再说几年来受八路军的气，也受够了，这个世道该变了。这天夜里他说服了吴二爷，他们一块赶回沿河村，到家就找到赵三庆，他们三人开了半夜的会，决定由张老东出名成立维持会，赵三庆自报奋勇连夜到伍仁桥打联络，并约定吴二爷第二天下午在河沿去接他……。

吴二爷战战兢兢地沿着大街往北走，风吹起鸡毛尘土夹杂着动物尸体的酸臭气味，刺进他的鼻孔，他用袖子堵住鼻口，更加快了脚步。走到村北渡口上，朝北一望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河里没大腿深的水，稀淋稀淋地流着，沿河两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麦苗，风吹动麦苗，像一片波浪翻腾的绿海一样。在这里成天价辛苦劳动的庄稼人们不知哪里去了，麦苗和青草连长在一起，没有半个人榜它们一锄。河边地横头上有个坟头，吴二爷坐在坟头上，掏出长烟袋来滋滋地抽烟，随着喷出的烟，他想：昨天还是八路军的粮秣先生，明天变成维持会的先生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变化太大了啊……他有点怅惘，后来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管是你们哪一面当权吧，只要坐稳当了就好，姓吴的虽说是一棵随风的草，横竖谁来也离不了我这只拿笔的胳膊。”半荷包子烟末都快抽完啦，还不见赵三庆个踪影。

傍黑子，吴三爷等的实在不耐烦了，拨起屁股要走，这时河对岸露出赵三庆圆圆球球像个夜壶似的脑袋来。三庆知道吴二爷是专门等他，急忙从晃晃悠悠的浮桥上迈过来，没等吴二爷问话他就抢着说：“成啦！成啦！一切都办妥当啦！”他四处望了一下，又哑

住声音讲：“告诉你吧！成立维持会不成问题，我连袖章也带来啦！有袖章就算封官承印，什么部分都能接见；走！走！咱们到老东先生家一骨脑儿再说去。”

农会主任赵成儿的家，住在沿河村东南角。五手粗的一棵大叶椿树下，三间矮矮的房，绕房周围是篱笆夹成的小院。房是土坯盖成的，墙壁很早被烟熏黑了，木窗悬吊着，房梁上挂着百十枚黄色玉茭棒，还挂着两捆风干的红辣椒，上面蒙了层厚厚的尘土。屋子矮的站在炕上头顶的着房梁，烧焦了的炕席，常发着股焦糊味，空气也常是干燥呛人的。这几间小屋虽然简陋，它可是沿河村革命种子生根长芽的地方；早在一九三七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晚上，有个党的工作同志来访赵成儿，他们整整谈了一夜，两个月后这间屋里举行了沿河村头一名党员——赵成儿的入党仪式，此后这屋成了全村的政治活动中心，村里的新党员新干部都是从这里得到栽培教育的。赵成儿是活动中首脑人物，村里的大事——减租减息啦，缴送公粮啦，参军打仗啦，没有不经过他的；他也好管小事，抗属的地没种上他要管，孤儿寡妇没水吃他要管，两口子吵架拌嘴他也要管；他常说：“当家就得多管事，管事不能怕麻烦。”他每天忙的像个走马灯似的，围村转来转去，常是端起饭碗来被人叫走，睡在被窝里又被人拉起来。他整五十岁了，个性倔强，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与人吵几句，话板生硬的呛的人喘不过气来。因为他满肚子心肠为大家办事，谁都原谅他这点毛病，大事小情都要找他，把他当成沿河村的当家人。别看他啥事都干，他并不爱管家里的活儿，

他老婆常说：“一百家你管了九十九家，就是不管自家。”

这次反“扫荡”的任务布置下来，忙的他两天两夜没有睡觉，各部门都开过会了，他总是放心不下，像往常一样，除非他亲眼见到下边怎么搞，他才能松一口气。今天村长王金山又到区里去开会，他更得要亲自检查一番。主意拿定，便想先到学校里看民兵开会的情况，由屋向外走时，他老婆讲话了：“铁钢他爹，你等一下，咱们那点粮食朝哪坚壁呢？”

“朝哪坚壁？”他想：哪里坚壁也行，这点小事还用问我，我的公事还忙不过来呢。没哼气就走出小院了。

进了学校的大门，听见有人大声讲话，嗓音粗的像吹喇叭：“……我们有二十几个壮小伙子，有十七支大枪，有百十个手榴弹，加上咱这把大眼盒子；这么硬的家伙还怕个毬，不怕，什么敌人也不怕。我早代表大伙向上级打保票啦。这遭儿反‘扫荡’我们第一要协助主力军作战，第二要保护老乡们转移，第三捉两个鬼子缴他两挺机枪美一美。”赵成儿听出这是民兵队长张胖墩在讲话，张胖墩说话跟他的脾气是一样直出直入的，把一切问题看的简单容易，没见他害怕过，他也没上过愁，多么紧急危险的事，也是自自然然的不在乎，他说话本来没条理，分析问题也不强；可是，从听区委的几次报告中，他学了点乖——说起话来常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闹腾一阵。赵成儿从人群里悄悄地挤进去。这位身高体胖的楞小伙子，一发现赵成儿站在他的眼前，便笑着向大家说：“看！赵主任秘密地检查咱们来啦！”不等赵成儿开口，他接着说：“赵主任！你有事到别处忙吧！俺们武装部门，毫无问题儿。”赵成儿并不依听胖墩的话，他很仔细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，吃一块吃，睡一块睡，大小事得按组织请假，家有家规，铺有铺规，学有学规，民兵是老百姓的护身符，更得有个规矩，免的遇见情况慌手忙脚的，他几乎个挨个嘱咐了一顿。这二十几条雄赳赳的汉子，对于他的话都是喜眉笑脸地听着，他感到民兵们没问题了。

从学校出来，碰到他的大孩子铁钢。他们一块有六七名学生，夹着书包往东走，望见赵成儿，铁钢笑嘻嘻的跑过来：“爹！你上哪儿去呀！你看，俺们也准备反‘扫荡’了，老师给我们分开组，我跟毛山当组长，敌人不来就读书，敌人来娄就打游击。”赵成儿想要儿子办点事，一时想不起来，愣了会儿，想起是要他找二青去；可是孩子们早蹦蹦跳跳地走远了。二青在沿河村的干部中，是农会主任最喜欢的一位。他和村长王金山有同样的看法——认为二青培养培养，可以担起沿河村的整个工作来。

赵成儿要了解一下张老东的动静，这事非二青去不可，偏是今天没人找他，自己便顺着大街往胡寡妇家去，想叫胡寡妇去找二青。胡寡妇是基本群众，斗争上很积极，什么事儿都是靠近组织的。

推开胡家的两扇门，胡寡妇正同她的女儿小苗抬土，屋里咕噎咕噎的像是有人刨什么。赵成儿问：“小苗她娘，谁在屋里呢？”“是二青，给俺们掘坑子哩！”听见是二青，赵成儿很高兴，多么凑巧，不用找碰到了，没回胡寡妇的话，就一脚迈进屋里。

二青二十二岁了，中等稍高的身材，宽肩膀、挺胸脯，四方大脸圆下颌，黑眉大眼睛，虎头虎脑的一条汉子；五岁上父亲去世了，跟随母亲吃糠咽菜过着讨饭似的苦日子。母亲经常给张老东家缝缝洗洗的做点针线活，遇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拉扯上他、腆着脸吃人家一碗半碗的残茶剩饭，刺耳的话是听不尽，白眼是看不完的。十四岁上便给张家扛长活。麦秋，二青同柱子他们六七个人，到河北张家大块地里收割麦子，二青他娘跟着收割的人拾麦穗。歇头班的时候，张老东赶到了，见她紧跟着镰拾麦，赶过去像抽牲口似的抡了二青他娘一手杖，嘴里骂：“想抢我的庄稼呀！不要脸的女人！”要继续抽打时，二青拦住他的拐杖。张老东财大气粗，想连二青一齐打。二青举起割麦镰刀，说：“你要再敢动我娘一手指头，我用刀割断了你的肠子。”张老东终于没敢继续动手。事后，张老东

曾用了各种恶毒言语粗暴态度来报复,但这个青年孩子并没有低头,他表面上不言不语,内心里憋了团怒火,这样,在母亲的勤劳朴素影响下,在生活的痛苦煎熬中,很早就养成了他那种忠厚诚恳沉默稳重而又富于反抗性的性格。一九三九年在农会主任的培养下,他加入了组织,受了党的教育,又连续地读了几年夜校,这个青年雇工在思想气质上起了新的变化:他的眼界扩大了,精神领域伸长了,童年受的痛苦委屈,变成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,这些特点使他在沿河村青年群里,成为最有威望的同志。

前天,组织上布置了准备反“扫荡”的工作。二青按照上级指示,同周老海、姚锅子、朱大牛他们一起,当天夜里召集西半村的老乡开会传达了。两天来不分白天黑夜,他们挨门挨户进行动员督促,实在没有劳动力的人家,他们便亲自帮助,今天二青就是特意来帮助胡寡妇的。

二青一边学说西头坚壁清野的情况,一边继续挖那个土坑,不大工夫,已经挖好。他同赵成儿抬起那个黑褐色的大缸,轻轻放在坑里,缸里先装好半布袋小米,两面袋小麦,小苗提着两个包袱放进去,胡寡妇还要坚壁条棉被,东西盛的满满的,再也扣不严缸盖。正在着急,听见院里有清脆的女同志的声音:

“大天白日坚壁东西,也不想着关门,不怕暴露目标呀!”说话的是沿河村妇女小队长杨杏花,随着话音人也到了他们跟前,一对乌溜溜亮晶晶的大眼,瞅着二青他们,嘴角上带着笑。

胡寡妇带着尊敬的笑容说:“啊!杏花,你亲自来啦,是找俺开会去吧?”

“会是开过啦,你们娘儿两个,谁也不朝面,再这样,可要受批评啦!”杏花虽然笑着说话,也含着责备的意思。

“昨天晚上,二青他们敲着门来动员坚壁东西,准备打游击,今天你们又通知开会,我想农会妇救会从根是一个领导,分派的工作,也定是一般样样的,就先忙着埋藏点粮食,这样把会耽误了。”

胡寡妇耐心地解释着。

杏花是村北头织铜丝罗底的杨连生的独生女儿。杨连生成年不在家，留下杏花母女两人，七八亩的庄稼活，都靠她自己做。她十六岁上加入妇救会，同年被吸收入党，工作挺积极，能说会道，好出点风头。由于爹娘过分疼爱，她的作风上有些娇气，也有些骄傲，说话冷言冷语地好讽刺人。本来村里青年男女集在一起的时候总好开个玩笑，那时妇女们就会在话板上吃亏，可杏花是个例外，她从不肯让男同志们一句。年轻的小伙子们背地议论，说她是朵带刺的鲜花，好看是好看，有点扎手。不过不论什么事只要求到她头上，无论是地里的活儿或是针线活儿，她都热心帮助，甚至扔下自己的事情也得成全了别人。妇女们又常求她开个路条，看看家信，谁也喜欢她、拥护她。

二青同杏花工作上联系不多，听到她责备胡寡妇不开会，觉得这责任应该由自己来负，便说：“胡家嫂子没去开会，是我们耽搁了她，要知道妇女们动员这么仔细，我们就不到她家来了。”杏花想：怪不得人们都说二青为人忠厚老实，他的话是多么入人情入理呀，想到这，就微笑着回答说：“可没关系，工作谁作了都是一样。”她回头看了看胡寡妇。“胡家嫂子别挑我的理，我是个说过就了的人。”忽然她像想起件重要事情，脸上转成一副焦色的表情，睁大亮晶晶的大眼，面向着赵成儿，说：“赵主任！你晓得村长回来吗？他等你商量问题呢，看你这事务主义劲儿，全村的大事不着急，跑到这里慢腾腾地刨坑子来。”老农会主任眼里的杏花，就像自己跟前的儿女一样，不管杏花说些什么刺激话，从来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嘱咐了二青几句，便去找王金山。

晚上，农会主任家的小屋里，点了一盏菜油灯，挤满了开会的人。二青和治安员葛腔子坐在板凳上。民兵队长张胖墩坐在一把旧圈椅上，他那胖大的身躯，压的圈椅吱吱地响。炕沿上是杏花，她搂着赵成儿的两个小女孩。赵成儿的老婆紧靠在杏花后面，像

往常开会一样，她给大家放好一罐子凉水，便躺在暖烘烘的炕头里睡倒了。这位四十五岁的女主人，身体壮，劳动好，干起活来顶个男人，赵成儿的几亩地，都是她自己耕种。对于共产党她是拥护的，她说：“共产党来喽，穷人算吃开啦！”她没搞工作也没参加组织，杏花几次劝她：“男人是农会主任，你还不搞点工作？”她回答说：“俺家出一个人就算啦！都像铁钢他爹似的整天绕世界跑，我这群孩子就喝西北风了。”

村长王金山同赵成儿对脸坐着，炕中央放着饭桌，他正翻阅着开会的纪录本，手里握着一支本地造自来水笔——两颗子弹壳焊在一起制成的，时不时地在纪录本上划几根线条，像是标出问题的重点。王金山原是贫农，连续当过四年村长，他年富力强，接受问题很快，又有点文化，很被上级重视，去年秋天就被任为不脱离生产的小区助理员。

“还有谁没来？”王金山抬起头，朝赵成儿发问。

“大概就差我大嫂子了。”赵成儿用眼睛点着人数。

“杏花！你隔墙喊叫她一声，我们路远的都来啦，她还磨洋工……”没容胖墩说完话，门帘一撩，赵大娘——这位健壮如中年实已五十三岁的老人，沿河村妇救会的创建者，迈着男同志一样的步伐走进屋了。

“对不起诸位同志，数我来晚了。”她向王金山赵成儿打一下招呼，接着叙述动员吴大妈的经过。吴大妈由吴二爷处听说敌人不一定出来，她打算不转移也不坚壁东西，从太阳落到掌灯时刻，赵大娘才勉强说服了她。“没有把死人说活的耐心，别想劝说她呀！”赵大娘结束了谈话便挨着杏花坐下。

会议开始了，大家对于往哪里转移，怎样掩护妇女儿童，怎样取联络，都作了研究。最后王金山看了看赵成儿，交换了个眼色，表示应该结束了，便说：“是这个样子，上边有紧急指示，刚才我跟赵主任商量了一下，现在我说说。”他把西面平汉线上敌人集中保